

621.35
6011

庚子外記

法國畢耶爾洛諦著

尤 若 譯

正中書局發行

教員
專

談子外記

高麗沙龍利華著

王 凱 譯

台灣經濟學社

庚子外記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定價大洋七角

原著者

法國畢耶爾洛諦

譯者

允若

發行者

吳秉常

總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南京太平路

分發行所

正中書局

上海七浦路二七八號

上海辦事處

譯序

一九三一年初，我在法國東北偏一個叫做瓦西 Wassy 的小城裏讀書，認識了一位老年朋友莫理斯·吐散先生 M. Maurice Toussin。先生年紀已過望六，少年時候曾得過法學學士的學位，一向任着公證撰寫師 Notaire，因為一九三〇年末生過一次大病才退休着的。

吐散先生養的男孩都在早年死去，在他的老年的身畔的祇有一位喚做科列諦 Collette 的令媛。科列諦君在十八歲上便應過高中畢業的官中考試，正和她父親一樣，對於東方的文物和故事也很感覺興趣；而且，是因為還很年青，國力種別這一類世故過深的見解在她還不會有的原故吧，對待像我這樣底極東遠客，在尋常的禮貌之外，似乎比她父親還多着一番誠意。

一天，記得是個飛着春雨的下午，我上吐散先生家裏去訪他，他恰恰是給人邀去茶會去了，祇有科列諦君留在家裏。剛才進門，雨勢忽然轉大，科列諦君便邀我上她爸爸的書齋裏去坐談。法國中等人家 Bourgeoisie 的禮數，也和中國的一樣，猶多二十世紀的舊意，在尊長的監臨之下，後輩對賓客說話往往不能盡興；這天既然別無拘室

，科列諦君的談風使分外來得活潑。我們先說着東方和西方的同異，次說着中國，次說着日本，次說着關於東方事物的西方作家，再次便說到會娶日婦的畢耶爾·洛諦 Pierre Loti。

——菊子夫人麼？我做小孩時候曾和爸爸去見過她呢。我們家裏還有她的一張照片，不知現在給放在什麼地方去了。

因為太高興，科列諦君一定要把她父親收藏着的菊子夫人的照像找給我看，一邊說着話，一邊便起身去翻檢書架下的幾隻書箱。結果是不曾尋着；但她却從叢書中抽出一本舊書來：

——看，這是洛諦送給爸爸的一本書，因為是第一版，所以爸爸一向是專作紀念品樣地保存着的。

我接來一看，才是洛氏在庚子之役南北北京時候所寫的一本札記。這本書我倒還不曾讀過，便向科列諦君借了回來。

在借書的這時，我的經濟景况極極，幾乎任何時候都有被迫離歐的可能。既讀洛氏的札記以後，頗爲他離懷開婉婉底筆致所惑，便打算拿來譯成中文，作爲我來歐一番的紀念。於是，庚子外記這個書名便在這時決定。

開始繙譯這本書是在一九三一年的初秋，因為還有其他作業，已經譯到冬深雪降，全書還不曾譯得一半。而就在這時候，因為貪看雪中景物，一天在城外的小湖上偶然着了寒，又因為買不起煤炭，屋內沒有生火，回來不會好好取着暖，結果居然弄出一場大病，於是譯作的事又遭了三個月以上的擱置。因此，一直到今年的三月，這部稿子才算大致譯完。

譯完不久我便離開瓦西，現在再來寫定，已是漸涼底晚夏，再想一想初從科列諦君那裏借書回來的情形，不覺地便更是一年半以前的往事了。

洛氏這本札記原來是仕他隨軍東征時候，寫給巴黎一家叫做菲迦羅 L'Espresso 的報紙的通訊，全書一共八篇。書首冠有一篇獻辭，是洛氏寫給當日遠征極東的法國海軍總司令——就是書中所稱的海軍上將——表示他的屬下的敬意的。因為對於我們沒有多大意義，這篇獻辭便給我略去。八篇中的返寧海一篇，因為寫的都是到北京去一篇中所已寫過的景物和地方，委實過於複冗，也給我略去。此外僅在在帝城裏一篇的末尾，以避免複冗的同一原因，也有數節不曾盡譯，其餘的則都是一照原作，別無刪省。

洛氏對於中國的歷史地理的知識似乎大多得之耳食，所以本書中稍有屬於實際問

題的地方，便每有可笑底錯誤：如駱駝竟可以說是遠走西藏之類；不過，這本書原來是行間信筆之作，本無關於考證，所以都沒給以改訂。

義和團的事變正和太平天國的事變一樣，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最值人探討和認識的問題；然而，前者也正和後者一樣，事變以後，事變的意義和真像便也隨着時間過去，關於牠，不但私家著作寥落得很，就是最不足道的官中的記載，也簡略得幾近於無異是不幸底事。

關於庚子一役的私家記載，記得祇有我在做小學生時候，在家裏舊書堆中看過的一篇載在廣益叢報上的權變始末記，和另一篇使館被圍記，及後來在父親的書篋裏看過的一部上海某書局在辛丑和約簽定以後所編輯的西巡迴鑾記等這幾種，這幾種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紀載，因為我向來不會在搜集近代史料上用過功，此時便不能確說；但如以上列舉的三書這樣底直接的而又最早的底著作，總是極少，這却是別無疑義的事。

洛氏原書的書名，本來是用的書內最末一篇的篇名——北京的最後勾留。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庚子外記是我在繙譯的時候才改用的名字。關於庚子事件，原無所謂「內記」一類的書，我用這個名字祇是想替這一次震動全世界的大變動多

留一種中文的文獻；而據中國的修辭的原義，「內篇」是所以述本義，「外篇」是所以述雜事，中國的義和團事件，去現在雖然已有三十二年，可中國人對牠猶然沒有合理的定論，可見這莊大事的本身的意義還是顯然得很，所以把我的譯稿題作「外記」，這也表示我尙在有所期待。

廣益叢報是李提摩太諸人所辦，權變始末記等文當然是出之「二毛子」之流的手筆，這種人對於義和團運動的絕無恕辭，自很容易想見。不過對於洛氏的記載，我却覺得有一兩處地方很值得我們感謝。自然，洛氏對於稍關實際的事情都有意地避去不寫，但祇要看他在無意中留下來的那冉·達克樣底義和團的「仙姑」的略影，便也穀使我們大略窺見一點當年的崛起的農民的眞像。對於這兩個反叛底農女的臨死泰然的態度，洛氏解釋作是在死的前頭對於萬有的忽視。可是，這種「忽視」竟然使幾位抱着狎褻之念而來的堂堂戰勝國的軍官索然而去了，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這問題我得訴給我的正在中國解放運動中飽受着苦難的讀者。

洛氏畢竟是一位殖民地文學 *Littérature Coloniale* 界的大手筆，就在這麼一本小小札記中也留下了不少底挑撥，嫁禍和反激的暗示，而在這些暗示上他又會譎然地再罩上一件人道主義底大氈，這便使他的讀者在窺探和領悟中更容易給他的暗示捉住

學他的樣，我也把我要說的話壓在筆底，我相信，我的讀者的善感 and 深思是決不在他的讀者的之下。

關於做着作家的洛氏的介紹，採用陳套底文學史的方法的，似乎在中國已早有人做過，要採用社會科學觀的殖民地文學的批判，則又非此地的篇幅和場合所許可，所以我便不再辭費。

允若二九，八，三二，在 Grenoble

庚子外記目次

目

次

譯序·····	(1)
到黃海·····	(1)
在寧海·····	(9)
到北京去·····	(18)
在帝城裏·····	(78)
春日的北京·····	(126)
到皇陵去·····	(137)
北京的最後勾留·····	(167)

到黃海

東方天角遙遙地漏出一點亮影，這是說一天的極早底晨光開始來了。海平無波，天猶然是帶着星斗的光茫的天，景色却還是個夜的海上。

空氣軟軟地打人的臉上流過，有點輕微的暖意……是北地的早秋呢？是暖氣候下的初冬呢？在這輕風裏，人祇有悠然底泛想。望出去，什麼都不見，沒有陸地，沒有火，沒有一隻帆，也沒有表示什麼地方的任何徵候，在迷茫不定底神祕的晨光裏，祇有一片孤獨的海。

這偉大的鐵甲戰艦，像悄伏着準備一奮發便突襲出去的鯨魚那樣，祇靜靜地前進，有意放慢速度，彷彿輪車都很少轉動似底——牠一直橫越過五千多海里的洋面都沒遇過風，暗車老是以每秒鐘四十八周的速率旋着，因此，就是耐着性度盡了遠遠底長征，艦上機輪以次的東西都一點不會毀傷和磨損，而平均計算起來，速度却還是比同噸數的鐵艦遠來得快。自有了這一次的深切的實驗，我們才知道這條船是有着表表者的資格的戰艦。這以後，在一看上眼的時候，誰都願意乘牠的吧。

今晨，在海上，這鐵艦快將走到牠的盡頭了。這航路的尾站是世界海邊上的一個

點子，對於牠的名字，昨天大家還都很覺漠然，可是今天，由歐洲來的這些眼睛們却都遙遠地指着那兒望了。大艦信步樣地自向前走，海靜靜地泛出光來，這是黃海，這是北直隸灣，由這裏便可直上北京。在這灣內雲屯似地密集着拋下錨來的，戰艦艦隊，快將和我們隔得很近，雖然冥冥底海上還沒有一樣東西向我們宣告：真快到了。

兩三天以來，黃海上的天氣都非常好。昨天和前天，海上時而看見有掛着草編的帆蓬之類的中國木艦，橫過我們的艦尾的航路向岸邊駛去，而或遠或近的天際，也斷斷續續地有海岸和小島晃進我們的眼裏。可是，籠蓋着這海的劉圓的天穹，今天是驟然閃空了。八方都是洞然底，除掉汪汪底水，便看不見什麼。

現在，我們的鐵艦的航進率是放緩下來，爲的不要使牠在絕早的早上便駛進港去。那裏已經泊着一些艦隊，在軍禮的常規上，我們遠到，他們總得有一番隆重的歡迎。在還不會全亮的早上便驚動人家，覺得有些不便。

是五點鐘，海戰準備樂使在迷濛底半曉中節奏起來，催着軍士們起牀的號聲也在甲板上抑揚地飛動。這鐵艦，穿過了四十五日的海上的風濤，總有些污垢的地方，進港以前，得收拾一下才成。爲要使水兵們能毅有充分的時間來洗刷一切，所以今天起床的時間比較往常少早。

和往常一樣，今早的海上還是洞然底海上，但，從瞭望台上看出去，却已有一縷孤單的黑雲高高地自在遠處的地平線上繚繞。這縷雲煙，由低處望去，好像不算什麼，可牠的確是指點着在牠下面的驚人底存在的——牠是一些裝着甲的戰艦上噴出來的煤煙，牠給了我們這條巨艦以未之前的鼓動，指着牠，我們正在迤邐地前進。

修飾船上的雜物用具既完，洗刷船身的工作便開始了。赤腳赤膊的水兵，握着噴水管大量地澆水，握着帶子很喫力地洗刷一切，一點不覺得疲倦。真的，他們也和載他們的這條船一樣，都是頂健康底。同着我們這隻船——宏威號 Redoutable——一起倉猝出發的當然還有其他的幾隻軍艦，但我們這隻船却始終是平安無恙。就是在悶熱底海峽裏，也不曾有過死亡或重病之類的事情的發現。

現在，太陽是昇起來了；在一片明淨非常的海天裏，從我這面看，牠煞像一隻渾圓的黃色的球體，從不動的水波後面慢慢地離開地軸向中天走來。在牠昇起來的時候，海上確是光亮極了，但不知怎樣，這光亮中却總有一絲使人依戀的幽幽底愁意，那微覺蕭然底晨光，不着跡地表示出北地的清秋。的確，天候是變過了。自從近兩三日來，這太陽已不是從前那樣熊熊地灼人，牠不再放危險底熱毒了，人對牠不覺便有了——一點依微地可親之感。

遙遙底在我們的前頭，在凝停着的煤炭的煙子下，水兵們指點着說有些東西漸漸出現了。那像是一叢高枝插天的樹林，牠大概完全是植在一片高地的頂上，從那裏，前頭的遠景便展放開來。任我們懂得那是什麼，那是巨大的煙齒，那是修長的桅桿，再加上那天際浮着的炭煙，這些便明明顯示那泊在遠處的近代底艦隊。

大洗滌一完，我們的宏威軍艦便回復牠的原有的速度（牠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時十一海里半，自離法以來便保持着這樣底速率）。在這時候，一面是鐵艦在恬靜底海上劃着很深的航進綫，一面是水兵們着忙地在打磨他們的頭盔和喇叭，在前頭，則蕩漾着的物影也取次顯出清確底輪廓。從天際的澹煙裏，我們可以明白看得見在無數桅桿下的各式各樣的海上的船隻，那駭人底戰艦的隊伍，像一羣異樣底妖物一樣，也在海天之間整個的顯露出來：這一隊是閃耀着白色和黃色，那一隊是閃耀着白色和黑色，再加一隊，是因為要把自己深藏起來吧，却祇閃着一種霧似底泛泛不定的色調；隨着各個民族對於製造殺人機械的觀念的不同，這些戰艦的構造也是頗不一致：有的是弓着背，有的是凹着肚皮，有的是披着尷尬的甲壳，都突楞地活現着陰險的惡樣。但，除掉色調和形式不同以外，她們却都是一致地吹着怕人底煤炭煙子，那一蓬一蓬的濃黑，就是明亮底晨光也給牠塗得有些發黯。

向中國方面的海軍望去，也和往常一樣，還是一點望不見什麼。但多日以來便爲我們全船將士的精神所嚮往的大沽口的海面可實際就是在這裏了。這正是奉調出發的各國艦隊的集中的地方，在這海的後面，巍然踞踞着的，那是尙未曾望見而確已很近的中國，那是由牠的廣佈的鄰邦招致來了這一羣聯軍的中國。她俯瞰着海面，這些遠征的軍艦，便像倦獸樣底，在這確定底大地之一角上給攝着不動。

舟行已漸靠岸，海底取次變淺，於是，爲我所看慣的藍色便在今天的海上失去了。水祇是汗濁地泛着黃，天雖滿清無雲，却也像在凝然發愁。這愁色是我們一向來所不經見的，初一看見便令人感覺異樣。船愈是航得近岸了，日頭也愈是昇高，射着光芒的鐵艦，和在艦上飛蕩着的各色的戰旗，便愈是清楚地投進我們的望眼。這真是一個值得驚異底雄征的艦隊，牠代表整個歐洲，牠代表整個歐洲的武備來和這黑暗而老舊的中國爭戰，一望無盡的天邊都好像給牠都勒下的諸戰艦絡繹佔去。在這些昂威不動底諸戰艦的蔭影下，一些小油船和哨船之類，穿梭似地不絕來往，那情形真像童話裏的在巨人跨下奔忙着的小人的光景。

這時，在歡迎我們的海軍上將的威嚴底軍禮中，岸上各處的大炮交迭地響了，在陰陰底煙霧層上，白綿綿底炮煙轟散出來，瀾漫成一層洋溢底喜氣，仰瞻着我們的三

色旗的光榮，一切艦上的大旗，都昇了上去又低降下來；在聽着喇叭不斷地吹，和馬賽歌由外國的軍樂隊的銅管裏高奏出來的時候，對於這種永是平常而又永是超越底典禮我們真感覺得微微底醉意——對於我們這艦隊的陣容的開展，牠在這時借給了一種頗不經見的偉大。

接着，太陽像給驚醒了樣地，加勁地放出熱燄，在這個冬季之前便開始凝冰的長寒的國度裏，我們到岸的這天却嘗着一種像盛夏光景的最後底味況。

暮色來了，泊在海上的艦隊又讓我久望得快將發倦的眼睛第一遭來看牠們的偉大的魔術。四處的電燈，紅底，綠底，白底，半明半暗底，或者閃閃爍爍的都驟然一齊發亮。藉了號燈的大光，各軍艦交錯地一亮一亮地通着問訊，海裏反映着千條水紋和千般光影。看天上，像拖着長尾巴的彗星樣的流火也時而疾速地掠過。對着這樣夢幻般的夜景，真令人忘掉在那可怖底山陰之下還是正在醞釀着殘毀和傷死。在這時候，我們祇悠悠地覺得是在一座巨大而怪異底城裏，爲了要慶祝一種夜之令節，這城才給臨時地築在海上。這城裏有聖母堂的鐘塔，有堂皇底宮殿，也有回教寺般的圓頂的閣子。

（星期一，二四，九，一九〇〇）

今天白呆在海上，沒有事做。

從清早起，海上便起了微風——這真算微弱，牠恰恰祇能把大篷的煤炭煙子倒吹下來躺在海上而已。敞開着的海灣裏，浪子祇有些些動蕩。不過，擠滿着絡繹來去的人們的碼頭倒渾像浸在一片濃霧裏邊一樣，有些望不清楚。

像我們昨天進港的時候那樣。今天又有一隻德國船進口。當牠在遠天之角慢慢地颺出日爾曼帝國的旗幟的時候，我們便馬上認出這是德國軍艦「埃塔」Edda 號。坐着這隻巨艦邁邁而來的正是全歐東征的海陸將士所翹首等待的聯軍總帥的日爾曼將官瓦爾德氏 Waldersee。

爲我們所領受過的那樣底偉大底典禮。爲這位總帥，今天又復演起來。從炮口噴出來的棉絮樣底新煙，把籠罩四近的暗霧劃成零亂的斷片，各國軍樂隊連番地奏着德國國歌，那嘹亮底樂聲散在海上，濺着的風，漸覺加大起來。

風接着便吹得更大了，更冷了，牠片刻間便變做了討厭的秋風。昨天還是歡喜地在戰艦之間梭走着的一些小船，現在都給吹得橫七豎八地在海上發昏。這正是預示苦難的來日已經不遠。在這個天時無定底海灣裏，一點鐘之內氣候是可以發生前後迥然不同的劇變的，而這隻船却必得在這裏卸載由法國運來的成千個的兵士，成千噸的軍實。試想，在冷凍底白天，漆黑底深夜，要把偌多的人和物從大艦下到小船上，從小